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张宏浩 译

时光闪电

ZigZag

José Carlos Somoza



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张宏浩 译

时光闪电 ZigZag

José Carlos Somoz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闪电 / (西) 索莫萨著; 张宏浩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791-5

I. ①时… II. ①索…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9813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封面设计 蔡南昇



时光闪电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张宏浩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48, 000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791-5/I·1027
定 价 36.00元

给我的孩子们，何塞和拉萨罗。

目 录

3	序
7	第一部分 电话
41	第二部分 开端
125	第三部分 海岛
145	第四部分 项目
225	第五部分 会面
251	第六部分 恐怖
291	第七部分 逃跑
329	第八部分 回归
399	第九部分 时光闪电
417	尾声
425	致谢

我所取的水道是从未有人航行过的。

——但丁《天堂·第二篇》^[1]

[1] 译文选自《神曲》，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注，下同

序

西班牙安达路西亚城郊的奥列罗森林

1992年7月12日

晚10点50分

林中既没有雾气，也不阴暗。明亮的太阳高高照耀在天上，闪着希腊神的永恒之美。周遭皆是绿色，充满了松树和野花的香气；知了和蜜蜂在鸣叫嗡响，旁边的一条小溪传出潺潺流水声。他想，什么也没法破坏这静谧的风光，它如此明亮，如此生机勃勃。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想法本身让他感到不安。也许他觉得任何与完美有关的东西，想法或是别的什么，都会被轻易毁掉；命运的变化（或其他更为凶险的东西）会有成千上万种方法去摧毁哪怕是极乐世界。并不是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只是到了一定年纪，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于任何看似天堂的东西都心存疑虑。

他沿着小溪前行，时不时停下来环顾四周，就好像他要把周围的一切拼命吸进身体，然后才会继续往前走。终于，他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地方。几棵树刚好带来足够的阴凉，空气中似乎也没那么多灰尘。空气本身有些凉。再往前面一点儿，小路环抱布满石头的河岸，通向一座小石头山。他想，他可以在这里单独待一会儿了。他如同找到了某种慰藉，或者某种庇护。他打算坐在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上，抛出鱼线，在静谧、闪耀的水边享受垂钓的乐趣。

这时他听到了一些声音，便又站了起来。

起初他有些惊讶，因为在这声音之前是那么安静。声音来自山上的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而这尖细的声音似乎来自一些孩子。他们在喊着什么，也许是在做游戏。他猜想孩子们可能就生活在这山里。虽然这些人的出现让他有些不快，但他努力劝说自己这些在远处玩耍的孩子恰好为这完美的一天找到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平衡点。他摘下棒球帽，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了笑。这时，他呆住了。

那不是在做游戏。好像出什么事儿了。

其中一个孩子在叫喊，是非常怪异的叫喊声。但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声音飘散在静止的空气中。毫无疑问的是喊叫的人很不高兴。这样尖叫的孩子肯定是遇到了大麻烦。

突然，所有东西，包括鸟儿和昆虫，都安静下来，就好像世界停下来喘口气一样，像是某种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前的停顿。

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尖叫。这尖叫撕开了洁净的空气，打碎了如青花瓷般的天空。

他站在小溪边，意识到1992年这个夏天星期日的早晨将不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他知道就算这变化微乎其微，但一切的一切都永久地改变了。

意大利米兰

2015年3月10日

上午9点05分

那尖叫声在结束之后持续回荡了好久，让人感到难以置信。那叫声在波迪那利夫人的耳朵里残留，打破了她内心的宁静。短暂的停顿之后，她又听见了那叫声，这时波迪那利夫人才反应过来。她摘掉老花镜，眼镜挂在一条小珍珠链子上，垂在胸前。

“这是怎么了？”她大声说道。书架上摆着一个电子钟，那是她存养老金的银行赠送的礼物。虽然电子钟显示现在的时间是9点05分，但是打扫卫生的厄瓜多尔姑娘还没有来，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从四年前她丈夫死了之后，她便总是自言自语。“我的老天爷啊，这是……”

尖叫声又出现了，而且声音更大。

这声音让波迪那利夫人想起了十五年前她在米兰居住的那幢老楼里发生的一次火灾。她和她丈夫险些丢了性命。丈夫死后，她决定搬到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寓里。虽然房子小了些，但是这里更安静，更适合她这把年纪的女人。她喜欢住在这儿。在这个小区里，还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直到那一刻。

她拖着她肿胀的、患有关节炎的身体，用最快速度跑到门口。

“圣母玛利亚！”她手里攥着一件东西，小声说道。之后，她发现手里攥着的是平时记每周采购清单的圆珠笔。但是在那一刻，她紧紧握住它，如同握住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

大楼里的几个居民都站在楼前的空地，抬头往楼上看。

“是马利尼他们家。”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基诺维斯先生嚷道。他是一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要不是他平时趾高气扬，波迪那利夫人可能会很喜欢他。

“是教授！”她听见另一个人喊道。

教授，她想。这个可怜的男人会出什么事儿呢？又是谁在这么撕心裂肺地喊叫呢？肯定是个女人。但是，不管是谁，波迪那利夫人确信她从未听过这样的哭喊声。就算是在那场可怕的大火中也不曾有过。

这时候楼梯间传来急匆匆下楼的脚步声。很急促。她和基诺维斯先生都没来得及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那块空地。他们都惊恐万分，面色苍白，突然间看上去年纪都一样。波迪那利夫人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坚强地等待着可能出现的任何东西：罪犯或是受害人。出于本能，她知道站在那里听着那被折磨的灵魂号叫再糟糕不过了。听见回声在空气中盘旋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人让她深感不安。

但是当她最终看到那个叫喊的人的模样时，她极其确定地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有些事情要比那恐怖的叫喊声可怕得多。

第一部分 电话

危险不再轻巧，即便看似轻如鸿毛。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马德里

2015年3月11日

上午11点12分

爱丽莎·罗布雷多正在忙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但就在六分十三秒之后，她的生活将发生一个巨大而可怕的变化。她是现代物理学理论选修课的老师，教授十五个工程专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跟很多学生，甚至包括几个感到环境过于刻板的教授不同，爱丽莎在教室里比在自己家里感觉自在。这种自在从她在老派的中学和刷着白墙的大学教室里就一直如此。如今，她在马德里阿里吉埃里大学工程学院明亮而现代的环境里工作。这座豪华的私立学校有着俯瞰校园的大窗户，一流的音响和高档树木散发的浓郁香气。爱丽莎原本可以生活在那里。她潜意识里觉得在那样的地方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她这样想是大错特错了，六分多钟之后，她就会意识到这个错误。

爱丽莎是一个出色的教授，她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大学里，有些教授，包括有些学生，是学校里的传奇人物。神秘的爱丽莎·罗布雷多身上就拥有一个所有人都想解开的谜团。

在某种意义上，爱丽莎之谜的出现不可避免。她年纪轻轻，却单身一人；她有一头长长的、波浪般的黑发和如模特般的面孔和身材。她思维敏

锐，富有逻辑，在归纳和计算方面有着令人难以企及的天赋，而这些天赋在科学原理主导一切的理论物理的冰冷世界中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理论物理学家不仅仅受人尊敬，他们被奉为天人，从爱因斯坦到史蒂芬·霍金都是如此。他们的形象与人们心中对物理学的想像完全吻合。虽然大部分人觉得这一科学领域太过深奥，但是物理学的精英总是令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被视为顽固不化，患有社交障碍的畸形天才。

爱丽莎·罗布雷多却与冷酷丝毫不沾边。她对教学有热情，同时也迷倒了她的学生。除此之外，她的业务一流，对待同事心存善意，总愿意在危难之中帮助别人。从表面上看来，她丝毫没有奇怪的地方。

而这恰恰是奇怪的地方。

人们觉得她太完美了。这么聪明，这么有价值的人不该在阿里吉埃里这种商科大学名不见经传的物理学系工作，在这里没人真正在乎物理。她的同事们确信爱丽莎应该找个别的工作：在西班牙国家研究院工作，或者到一所公立大学里当捧着铁饭碗的教授，或者到海外某个一流的研究中心成为一个重要角色。爱丽莎在这儿可是浪费了。然而，也没有足够充分的理论证明为什么三十二岁、下个月就要三十三的爱丽莎仍孤身一人，没有密友，却又看起来非常开心。她似乎拥有她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一切。没人知道她有任何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而她的朋友圈也仅局限于很少与之共度业余时间的同事之中。虽然外貌出众，但是她既不自负，也不傲慢。她所穿的品牌服装设计精美，凸显她十分诱人的身材，更增加了她的吸引力，但是她从来不会让人感觉她的穿着打扮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虽然男人们在她经过的时候都会回头凝望。爱丽莎只谈论她的工作，十分谦逊，总是笑容可掬。爱丽莎之谜令人琢磨不透。

她偶尔会看起来有些不安。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也许是一个表情，也许是她棕色眼睛里的短暂的呆滞，也许只是在简短对话之后给人一种一种感觉。似乎她在隐藏着什么。包括系主任诺列加在内的那些自认为了解爱丽莎的人都觉得爱丽莎最好永远不要揭开她的秘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论他们在别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共同经历过亲密的

时刻，有些人就是令人难忘的。爱丽莎·罗布雷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大伙也希望就这样继续下去。

爱丽莎真正的朋友之一，维克多·罗贝拉教授却是个典型的例外。有时候他有一种强烈而紧迫的冲动，想要揭开爱丽莎的秘密。维克多好几次感受到这种冲动，最近一次就是在去年，2014年4月，当系里决定为爱丽莎办一个惊喜生日派对的时候。

诺列加的秘书特蕾莎出了这个主意，大家都十分赞成，其中还包括一些学生。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兴奋地进行准备，似乎他们觉得这是穿透爱丽莎神秘外衣，暂时触碰她真实面目的绝佳机会。他们买了生日蛋糕、气球、一个巨大的泰迪熊，还有数字32形状的生日蜡烛。系主任甚至自掏腰包买了几瓶香槟酒。他们藏在会议室里，手脚麻利地布置了一番，拉上窗帘，关上了灯。当爱丽莎早上来到学校的时候，看门的大爷跟她说赶快去开“紧急教工会议”。大家都在黑暗等待着。门开了，爱丽莎犹豫的剪影出现在了门口，显现出她合体的开衫、紧身裤和长长的头发。突然，笑声和掌声冲破安静，灯光也被点亮了。她最好的学生之一拉法用比一双眼睛大不了多少的高级摄像机记录着年轻教授的脸上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

派对时间不长，对爱丽莎之谜也没有什么突破。诺列加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大伙儿一起唱了首老歌，特蕾莎站在摄像机前面，手里挥舞着一幅有趣的漫画，画面上是艾萨克·牛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和爱丽莎·罗布雷多在一起分吃一个蛋糕。漫画是特蕾莎当平面设计师的哥哥画的。每个人都很开心，向爱丽莎示好，想要告诉爱丽莎他们接受爱丽莎，但不求从她那里问到些什么；虽然爱丽莎的秘密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他们好奇，但是他们已经慢慢习以为常了。跟以往一样，爱丽莎表现得十分完美，脸上是最好的惊喜表情。她甚至看起来有些感动：她的眼睛看上去已经湿润了。光从录像中包裹在毛衣和裤子之中的完美身形来看，人们会误以为爱丽莎还是个学生，或者是某个精彩活动的主持人，或者如拉法后来跟同学们说的那样，像是刚刚获得第一个奖项的A片女主角。“她是爱因斯坦和玛丽莲·梦露集于一身。”他说。

但要是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当电灯被再次点亮的时候，爱丽莎的表情变了。

谁也不会真正注意到，因为毕竟谁也不会花费时间仔细研究别人的生日派对录像。但是维克多·罗贝拉却抓住了这短暂却重要的变化。当屋内的灯光亮起的时候，爱丽莎的表情反应不是毫无防备的情绪，反而是更深、更不安的东西。当然，这个表情只持续了十分之一秒的工夫。下一秒钟，爱丽莎已经同样迅速地开始微笑，变回到完美的状态当中了。这是个谜。但是那一瞬间她的美貌变成了一种别的什么东西。除了维克多以外，每一个看生日录像的人都在笑话她的“惊讶表情”。但是罗贝拉看到了别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也不确定。也许只是对某个她不觉得好笑的东西产生的不悦，或者是强烈的羞涩，或者其他什么。

也许是恐惧。

聪明而敏感的维克多是惟一个在思考的人，他在猜测爱丽莎所想的那个在黑暗的房间可能发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那间黑暗的会议室里，在灯光亮起，笑声和掌声响起之前，神秘而美丽的罗布雷多教授觉得等待她的究竟是何种“惊喜”呢？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答案。

而在这个早晨，六分钟之后在那间安静的教室里发生在爱丽莎身上的事情可能会给维克多·罗贝拉一些线索，但不幸的是他并不在那里。

爱丽莎总是设法通过举例来吸引她课堂上那些百无聊赖的富家子们的注意力。这些学生都不是学物理的料，对这一点她心知肚明。他们就是想肤浅地了解一下抽象的概念，熬过考试，然后拿着文凭迅速离开，之后便可以在商界或科学界轻松获得一份令人垂涎的优越工作。他们才不管科学基础问题中的那些因果逻辑呢。他们想要的就是解决方案、实际效果以及他们必须找到才能获得分数的正确答案。爱丽莎尽力改变这一切，想要让他们学会对原因和问题进行思考。

在那一刻，爱丽莎正在努力让学生想像我们的世界有着超越三维空间的非凡现象，这些恐怕要比我们常见的长度—宽度—高度三维组合复杂得